

麦克米伦世纪大奖小说典藏本

1997 年纽伯瑞银奖作品

Belle Prater's Boy

爱的故事



[美] 露丝·怀特 著
侯晓瑛 译

爱的故事

[美] 露丝·怀特 著

侯晓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故事 / (美) 怀特文; 侯晓瑛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8

(麦克米伦世纪大奖小说典藏本)

ISBN 978-7-5568-1013-0

I. ①爱… II. ①怀… ②侯…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3583 号

BELLE PRATER'S BOY

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BELLE PRATER'S BOY by Ruth White

Copyright ©1996 by Ruth Whit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3-319

爱的故事

(美) 露丝·怀特 著 侯晓瑛 译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杨定安

特约编辑 唐明霞

美术编辑 王晶华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5

书 号 ISBN 978-7-5568-1013-0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5-5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爱的故事

[美] 露丝·怀特 著

侯晓瑛 译



第一章

1953年10月一个温暖的周日清晨，大约五点钟，我的小姨贝拉离开了她的床，从地面上消失了。

“当我听到她起床时，我以为她要上厕所，”贝拉小姨的丈夫，我的姨父埃弗里特对县治安官说，“所以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概有半个小时过去了，可她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我最好还是去看一下，看看贝拉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出去看了看。”

埃弗里特姨父是个矿工，他和贝拉小姨以及他们的儿子伍德罗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偏远的、狭长的小山谷尽头，那地方叫克鲁克德里奇，离弗吉尼亚州的煤站镇

比较近。阿巴拉契亚山脉在那一段到处是悬崖峭壁，险峻异常。那时候，那里的路又窄又陡，遍布岩石，遇到恶劣的天气时几乎没法儿通行。贝拉小姨家有一辆旧福特车，出事的那天早晨，车就停放在山坡上，钥匙像往常一样插在点火器上。离贝拉小姨家最近的邻居是斯隆一家，他们住在距离贝拉小姨家大约一英里处的路边。他们告诉县治安官，他们既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

据埃弗里特姨父讲，贝拉小姨离开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袍。她仅有的两双鞋和所有的衣服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现场既没有犯罪行为发生的痕迹，也没有迹象显示她可能去了别的什么地方。而且，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除非，她光着脚、穿着睡袍翻山越岭。如果她真的那样做了，那边当然应该有人会注意到她。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新的脚印，甚至连门口一块湿软的地面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无论是埃弗里特姨父还是睡在阁楼上的伍德罗，都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像这样的事在我们县从来没有发生过。消息一传开，人们一下子就像炸开了锅。

“哎，有谁听说过人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

们说。

“如果真的查明了真相，”有人说，“只怕会在森林的某个地方发现一具尸体。”

还有人说：“一定是有个男人开车停在某一段路边等她，然后他们就一起开车走了。”

“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天早晨总该有人看到或听到车开进山谷的声音吧？”

“按说应该有人会看到或听到的。”

人们继续猜测着。

我的妈妈洛芙·鲍尔·多特森，煤站镇中学的演讲和戏剧课教师，是失踪的贝拉小姨的姐姐，她对这件事深感难过。在一次接受《大山回音报》的采访时，她说，自己的妹妹像这样离奇失踪已经够让人伤心的了，可人们还是不停地胡乱议论，要是他们这样没完没了地信口开河、胡乱议论下去，就如同给伤者的伤口上不断撒盐。他们的议论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我的外公外婆鲍尔夫妇，也就是妈妈和贝拉小姨的父母，想把伍德罗接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埃弗里特姨父根本不同意。

日子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没有任何新消息。当日子从一周一周地过去变成一月一月地流逝时，山区的居民们继续过着他们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贝

拉·普拉特也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中的主人公，就像歌曲《在柳园》中的罗斯·康利一样。实际上，确实也有人写了一首和贝拉小姨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在煤站镇最热闹的一个下等酒吧“忙碌的小蜜蜂”里传唱，由蓝草乐队提供伴奏。但是即便借谁一个胆，也不敢在我妈妈面前唱那首歌。妈妈说，那首歌在含沙射影地指责贝拉小姨。

当贝拉小姨失踪六个月的时候，埃弗里特姨父酗酒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已经到了每次不醉不休的程度。

鲍尔外婆果断地说：“那里对一个小男孩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

因此，她坚持要接伍德罗到她家住。这一次，埃弗里特姨父没再反对。

煤站镇——就像当地广播电台 WCSV 骄傲地宣称的那样——“位于煤田的心脏”，然而不过是建在黑河和渣溪交汇处一个脏得发黑的山区小镇，还没有群山之间山道上一片宽阔的区域大。小镇的边缘地带就是煤场的作业区，有轨电车在那里装上从全县各处运来的煤，再运往东部和北部各地。煤站镇因此而得名。

煤站镇只有两条大街，都顺着地势而建，分为主街和住宅街。所有商业网点都集中分布在主街上，主街和黑河

的流向一致。住宅街是镇上方圆几英里唯一能找到的适合安家落户的地方。在这里，你不必深入山谷建房，也不必将房屋搭建在山坡上，只需沿着渣溪修建就可以了。

说起来，住宅街还是全县最大的亮点。在众多的漂亮房舍中，有一幢就是我——吉普茜·阿普图斯·利马斯特，和我妈妈以及继父波特·多特森的家。继父是《大山回音报》的编辑。我们家的房屋是一幢比较现代的单层砖结构的平房，每个房间都安装着白色的百叶窗，房前有走廊，而且我们家的房子还安装了全镇唯一的观景窗。我家里有一部电话、两台收音机、一台留声机、一台冰箱、一台直立冰柜，还有一个电炉子。鲍尔外公和外婆的家就在我们家隔壁，他们家的条件和我们家的一样好。在那许多幢大而古老、安装着白色和绿色百叶窗的两层楼房中，他们拥有其中的一幢，房屋的两层都有环绕式走廊。他们家里还有一台电视机，天气晴朗时，偶尔能模模糊糊地收到来自弗吉尼亚首府查尔斯顿的一个频道，这是唯一的一个频道。外公说，电视模糊是因为大山干扰了电视信号的接收。环绕着我们这两幢房屋的是一片让人备感凉爽的辽阔的绿草地，以及大约五十棵苹果树——我们称之为果园。春天，当苹果树全都开花时，这里真是一道亮丽的美景，令人赏心悦目！另外，还有

粉色、紫红色的杜鹃花争奇斗艳，更不用说那些沿着溪水生长的丛丛丁香和山茱萸了。路过我们房屋的人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驻足欣赏，看了又看，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这就是那个春天——伍德罗来到我们身边时，我的世界的概况——到处姹紫嫣红，一切都那么清新亮丽。妈妈老是说我多么优越、多么幸运，我自己也深信不疑，直到一种噩梦开始长期烦扰我以后，我的想法变了。从此，我禁不住觉得，自己虽然幸运，却注定会经历更多磨难。那些噩梦总是和一只死去的动物有关，我常常会从睡梦中哭醒或惊叫着醒来。

即便贝拉小姨是妈妈的亲妹妹，但在我之前的成长历程中，也很少见到她和伍德罗。我有一种感觉，这姐妹俩之间应该在多年前有过某种裂痕，可是当我向妈妈求证时，她却说：“当然没有！我们很亲近，也很爱彼此。”

我还是很怀疑。

伍德罗和他的父母住在偏远的山谷尽头，那儿没有任何水暖设施，更不会有冰箱。他和我也一直在不同的学校上学。我们俩同岁，我在1953年的11月份满十二周岁，而他在那年1月份的某一天也满十二周岁；我们一样高，一样重——都是4英尺12英寸高，92磅重。

可是根据我当时所了解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同之处。伍德罗笨手笨脚、反应迟钝，总是穿着他爸爸和他爸爸的兄弟拉塞尔叔叔淘汰的工服。有一次，大约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我见到了伍德罗。当时，他穿的裤子裤腿太长，腰部又太肥，所以他就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防止裤子掉下来。当然，那天他看起来非常滑稽，我觉得他自己也感到很难为情。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身穿一条镶着花边的蓝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漆皮软底鞋。还有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圣诞节，他头上戴着一顶超大号的鸭舌帽，帽舌拉下来都能盖住耳朵。不过，他还是为拥有那顶又旧又丑的破帽子而感到自豪。

虽然不想提起，但我还是得告诉你一些伍德罗的其他事情——他是对眼。当这样的眼睛看你时，有时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否在看你，因此他不得不戴着非常厚的眼镜。

在伍德罗搬到隔壁住的那个春天的夜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他。我想知道对于他妈妈的事情，他是否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消息，或不同于别人的推论。

记得那天是个星期五，在去找伍德罗之前，我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坐在梳妆台前的凳子上，妈妈正在把我的

头发编成两条长长的辫子。每当我出门玩时就喜欢梳这种发型。这也是我能够忍受留着比长发公主的头发还长的唯一原因。

“哎，千万不要拿贝拉小姨的事去烦伍德罗，听到没？”妈妈对我说。

“哎呀！我又不是白痴。”我抗议道。

“嗯，我应该相信你不是。”她说，“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我们应该体谅他，千万不要拿这事没完没了地纠缠他。”

“纠缠？你说得我像蟑螂一样！”

妈妈咯咯地笑了。

“那么去吧，让他高兴起来。给他讲那个眼球的笑话，那个笑话太有趣了，而且你讲得也很精彩。”

我听了这话，一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大家都知道我擅长讲笑话。妈妈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镜子里的我们互相微笑着。妈妈长得非常漂亮，人人都这么说。她身上的气味总是很好闻——像圣诞糖果一样，她的头发总会让你想起丰盈洗发露的广告。

我滑下凳子，向门外走去。

“代我问他好，欢迎他来这儿。”妈妈在我身后喊道。

当我跑步穿过院子去找伍德罗时，我第一次发现黄

昏如此神秘。苹果树把它的花瓣轻轻地撒落在我的身上，微风吹过，花香弥漫在我的周围，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兴奋之情，一直到我进门向外公外婆问好后，奔上楼去伍德罗的房间时，还陶醉在其中。

伍德罗那乱蓬蓬的黄头发耷拉在眼前，得时不时地把它们拨到一边。我走进房间时，他正在把自己仅有的那几件不值一提的物品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外公的德国牧羊犬卧在他的床中间，它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它狗狗。狗狗很可爱，人人都喜欢它。不过，要是被外婆看到狗狗懒洋洋地卧在床中间的话，肯定会举起一只拳头。看来，伍德罗需要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

“嘿，邻居！”我说着，扔给他一个樱桃味的硬糖。

他一下就接住了，然后仔细地看那块糖，好像那是一块金子似的。

“乔·帕鲁卡^①！”他欢呼道。

我们两个剥开糖，飞快地把糖扔进嘴里。然后，我坐在床上开始逗狗狗玩。它舔了舔我的手，我挠了挠它的耳朵后面。接着，它打了个滚儿，四爪朝天，好像在说：

^① 上世纪20年代美国漫画家哈姆·费希尔漫画系列作品“乔·帕鲁卡”中的主角。

“干吗不帮我挠挠肚子呢？”于是我开始给它挠肚子，我挠一下，它的一条后腿就晃一下。我挠得越使劲，它的腿就晃得越厉害。

“想听个笑话吗，伍德罗？”我说。

“当然。”

他也来到床边，坐在我和狗狗的旁边。

“有这么一个人，知道吧，”我说，“他走进一家酒吧，对店老板说：‘我赌一杯免费的啤酒，我能用牙咬我的左眼球。’

“店老板只是笑了一下，说：‘没有人能咬到自己的眼球。那就赌吧。’

“于是这个人摘下他的左眼球，用牙咬了一下，然后把它放了回去。原来那是一个假眼球，明白吧？酒吧里的人都快笑死了。接着，这个人就喝了他赢来的免费啤酒。

“然后，同样是这个人又对店老板说：‘我再赌一杯免费的啤酒，我能用牙咬我的右眼球。’

“‘什么？’店老板说，‘不可能！你不可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眼球！赌就赌！’

“于是这个人飞快地摘下假牙，用它咬了一下自己的右眼。”